

如果你知道要去哪，全世界都会给你让路 *I love you*

# 年华 无恙， 岁月 无伤

一场失败的婚姻，  
一段无处安放的爱情，

在不经意间寻觅到  
合适的栖息地。

Meiwen  
WORKS

作品

枚雯

/////////  
爱情，在几度轮回之间生生走到眼前，

无处躲，无处藏，只要勇敢与爱同行。

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 
百花文艺出版社



年华无恙，  
岁月无伤

Meiwen  
WORKS

枚雯  
作品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年华无恙, 岁月无伤 / 枚雯著. -- 天津: 百花文艺出版社, 2016.6

ISBN 978-7-5306-6929-7

I .①年… II .①枚… III .①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
IV .①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5) 第 314881 号

责任编辑: 魏 青

---

出版人: 李勃洋

出版发行: 百花文艺出版社

地址: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 邮编: 300051

电话传真: +86-22-23332651 (发行部)

+86-22-23332656 (总编部)

+86-22-23332478 (邮购部)

主页: <http://www.baihuawenyi.com>

印刷: 北京航天伟业印刷有限公司

开本: 880 × 1230 毫米 1/32

字数: 283 千字

印张: 10.5

版次: 2016 年 6 月第 1 版

印次: 2016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定价: 32.00 元

---



|        |        |
|--------|--------|
| 第一章    | 第九章    |
| 001 巨变 | 抗拒 202 |
| 第二章    | 第十章    |
| 024 挥别 | 挣扎 228 |
| 第三章    | 第十一章   |
| 047 起航 | 释怀 252 |
| 第四章    | 第十二章   |
| 074 适应 | 震慑 276 |
| 第五章    | 第十三章   |
| 098 悸动 | 执手 286 |
| 第六章    | 第十四章   |
| 117 调岗 | 险阻 294 |
| 第七章    | 第十五章   |
| 141 告白 | 决定 305 |
| 第八章    | 第十六章   |
| 169 犹豫 | 不离 326 |



## 第一章 巨变

虞太太有三个女儿：虞美人、虞璧人、虞佳人。

她偏爱二女儿虞璧人。

为什么？

因为璧人最听她的话，自小出类拔萃；读书时，门门功课甲等；毕业后，早早觅得佳偶。一切顺顺利利，不曾叫她操半点心。

而聊到长女虞美人，虞太太即刻阴下脸：“莫提她，只当我十月怀胎，一朝分娩，生了个孽障。”

再说老么佳人，虞太太也扬扬手：“唉，这个女儿，资质平庸，像幅临摹的字画，再美也是别人的味儿。”

所以，璧人是她的骄傲，她为自己能培养出这么出色的女儿感到自豪。

瞧，这日晚饭后，虞太太照例只给璧人去了一通电话：

“璧人，上次教你的金兰排骨可有做给君生与非非吃……什么？没有做，为什么……天气闷热，君生与非非没胃口？那你即刻给他们煲一份鲜荷叶老冬瓜解暑汤呀，一个全职主妇，未能照顾好先生与子女是你失职……怎么做？好，你且拿笔记下来：新鲜荷叶两片，老冬

瓜些许，还要配上炒扁豆、赤小豆、土茯苓……”

电话那头，虞璧人唯唯诺诺，在笔记本上速速记下。

有钥匙转动门锁的声音，是户主徐君生回来。

恰好璧人也同母亲结束通话。

璧人即刻过去迎接。

“君生，你回来了。”她替丈夫取来拖鞋。

徐君生疲惫不堪，随意应一声，换上拖鞋入内。

璧人唤在房间内做功课的女儿：“非非，爸爸已回来，我们开始用餐。”

非非从屋内出来。

一家三口围在一起晚餐。

璧人替君生舀了碗汤。

“君生，下周是我母亲生日，这次我想送根南洋珍珠项链给她，你说好不好？”璧人征求意见，同时替女儿也端去了排骨汤。

“随你。”徐君生硬生生回句。

璧人看他郁郁寡欢，猜测是白天在酒店遇上了什么不顺心的事，于是自觉噤了声，再不敢多言一句。

果然。

不一会儿，徐君生将饭碗往桌上一推，愤愤道：“那个洋鬼子欺人太甚，居然升彼得，不升我，我在瑞希十二年，那个彼得才来多久？”

“是他们有眼不识金镶玉，你不要为此气坏了身子，”璧人劝慰，“君生，莫管升不升职，加不加薪，至少我们现在也衣食无忧；只要我们一家三口平平安安、健健康康、团团圆圆在一起就好了。”

“鼠目寸光，妇人之仁。”君生未领情，反倒斥责璧人，后起身，愤然离席。

他钻进房间，将房门关得砰砰响。

璧人望其背影吁口长气。

她即刻安慰身边幼女，“非非乖，爸爸在工作上遇上了烦心的事，他并非在同妈妈吵架。”璧人抚摸非非头顶。

非非镇静自若，冷冷道：“次次在公司受了气撒到家里来，他就是这副样子，才永远升不了职。”

璧人吓了一跳，没想到八岁的非非说出这些，老气横秋不算，还字字雪亮，掷地有声。

非非安静地同母亲用完晚餐，之后回房间继续写功课。

璧人开始清洗餐具，收拾厨房。

一切办妥，又替徐君生做了鸡蛋色拉三文治做点心。

“君生？君生？”她敲着房门，轻声呼。

里头无人应。

璧人推门进去，徐君生已在床上睡着，外套也未脱。

璧人走近，她凝视累极熟睡的君生，忽泪湿眼眶。

一个男人在外边打拼已不易，况且自己又不劳作，家庭哪里都要用到钱，次次都是自己两手一摊向他索要……母亲说得对：一个家庭主妇未能服侍好丈夫与子女，是她的失职。

璧人手指抚摸君生额头，心疼无以言表。

外头有非非的脚步声。

她开始刷牙，准备休息。

璧人出去，替她放洗澡水。

伺候女儿上了床，璧人才得空休息。

她跑到书房上网搜寻鲜荷叶冬瓜煲的制作步骤。

一个男人，一个女孩……何时开始，璧人的生活只有他们二人，只围绕他们二人？

手机响起，璧人接听。

是越洋电话，来自美人。

“姐姐。”璧人欢愉。

“还没休息？”

“还有些事，浏览下互联网。”

“做什么？”

“在寻个药膳的制作方法，准备替君生煲汤。”

“好了好了，我这个孤家寡人不要听这种腻到家的话。”

璧人抿嘴笑。

“姐姐可好？”璧人问，“美甲店生意忙不忙？”

“忙，上周刚在唐人街请了一个华裔来帮忙。”

“璧人，我快递了份东西给你，母亲生日，烦你替姐姐送去。”

美人开口相求。

“姐姐你又不回来？”璧人遗憾。

“你认为母亲愿意看到我？”美人苦笑。

“母女哪来隔夜仇。”

“隔夜？我与母亲的战役已打了十几年，你也看到了。”

“姐姐。”

“好了，不与你多说了，又有洋妞来美甲了。”

美人匆匆与她挂断。

璧人无奈摇摇头。

美人与母亲，一个针尖一个麦芒，十几年了，谁也不肯让谁。

翌日，璧人早起。

当然是替君生与非非做早点。

今日她备了煎蛋、烤土司、培根，外加苹果。

君生的饮品是现磨的蓝山咖啡。

非非的饮品是杯巧克力奶。

一切完毕。

父女也终于从床上爬起。

“璧人，我的蓝灰色领带在哪里？”君生在屋内喊。

“橱柜右手第二个抽屉。”璧人在厨房答。

“妈妈，今日有写生课，我的颜料盒在哪儿？”非非跑到客厅来。

“已放入你的书包。”

“璧人，我要换件衬衫。”

“妈妈，拿我的新球鞋来。”

.....

两人又急急忙忙用早餐。

璧人无奈地笑，都是贪睡鬼，清晨早起五分钟都不肯。

送走君生，璧人载非非去学校。

之后，准点去手工香皂课堂报到。

不是所有主妇闲来只会同人搓麻将。

至少璧人不是。

那种盯着上家，防着下家，还须熟记 144 张牌在何处的游戏，璧人自觉没有能力玩，于是敬而远之。

她选择同一帮太太们学习制作手工香皂。

起初只是为了打发时间，后来对这些油脂、火碱、精油、纯水……渐渐产生浓烈兴趣，继而钟爱，最终欲罢不能。

因此一学已有三个年头。

连教课的徐老师也肯定说：“璧人，你技法娴熟，可以来这里应聘做教师了。”

璧人总不骄不躁地回：“老师谬赞了，学无止境。”

午后的安排是替母亲挑选礼物。

璧人驾车去商场，将车子停入地下停车库，锁好车后前去等电梯。

工作日的关系，来商场的客人寥寥无几。

璧人按下按钮，耐心等待。

身后有男生在讲电话。

璧人无意偷听，实在是那厮嗓门太大。

“艾玛，我十分想念你，我们已 48 小时没有见过面了。”

一定是刚恋爱，所以才会分分秒秒都想腻在一起。

电梯到达，门打开，璧人入内，转身与男青年面对面。

上帝，世上真有这么俊美的男子！

璧人吓一跳。

接近完美的脸部轮廓，修长高挑的身材。

一件衬衣，一条卡其裤，一双球鞋，只需如此简简单单的装束，就已足够叫人震慑。

璧人知道，要是早十年，她也会被这样的男子吸引。

这些人从来都是女孩的罂粟，一旦沾染，戒断无期。

青年进入，与璧人并肩而立。

电梯上行，璧人下意识站到一边去。

青年又有电话，他笑着接听，这回是英文：

“我是弗朗西斯……哦，是瑞贝卡……想你，当然想你……现在，现在我正在酒店开会……好，那晚上见，亲爱的。”

弗朗西斯。

自由，不受约束的男子。

这样的男子如何会只有一个女友？

刚刚一个是艾玛，现在是瑞贝卡。

开会？

呵。

看来说谎是他的家常便饭，所以说得如此脸不红、气不喘。

那位弗朗西斯忽扫一眼璧人。

两人对望，气氛古怪。

电梯到楼层，门打开。

一位红裙女孩冲了进来。

“弗朗西斯，我们终于见面了。”女孩搂住他脖子。

“我也想你，玛丽。”

二人相拥，深深接吻。

哦，够了。

这个风流浪子。

璧人厌恶至极，仓皇而出，谁要看这幅香艳的画面？

到珠宝专柜，璧人开始挑选贺礼。

“女士要送什么人？”营业员问。

“母亲生日。”璧人答。

“这条海螺珍珠项链如何？表面红润光彩，宛如燃烧的火焰。”

璧人笑：“我希冀老母亲内敛奢华。”

营业员即刻取出大溪地南洋黑珍珠项链。

“神秘的黑色，高贵典雅。”

璧人钟爱，即刻包下埋单。

时间尚早，璧人决定再逛逛衣店。

算来，今年还未替自己置新衣。

专卖店门口一袭黑色长裙吸引住她的目光。

款式虽简单大方，但胸口的手工刺绣花纹极雅致。

璧人入内，正准备喊服务员取来试衣。

一个男声在一边响起。

“这位大婶，这边没有你能穿的衣服，中年服装在三楼，请下一层。”

璧人转过头。

电梯里的“弗朗西斯”正冲自己幽幽地笑。

竟是这位浪子。

无节操加无道德。

璧人气得牙根痒痒：“你是谁？要你多管闲事？”

“是呀，你是谁？刚刚在电梯里，你为何给我脸色看？”

璧人气结。

刚刚的红衣女郎玛丽从更衣室里出来：“亲爱的，这身衣服

如何？”

看到璧人在自己男友身旁，脸色一沉。

“那位大婶是谁？”

老天，大婶！

“我是弗朗西斯的阿姨，”璧人清清喉咙，“我来通知他艾玛明日抵沪的时间，以及瑞贝卡今晚同他见面的时间。”

“谁是艾玛？谁是瑞贝卡？”玛丽气得发抖，步步逼近男友。

弗朗西斯无可奈何，狠狠盯着璧人看。

璧人挑挑眉，拂袖而走。

乳臭未干的小子，是你自取其祸，与人无关。

出商场，璧人又去了卖场。

主妇，总是要想尽办法替家人做顿可口的晚餐。

挑选好食材，璧人心满意足地去接非非。

时间过早，璧人将车子停在附近的停车场，走到校门口等待。

陆续来了家长，邻居金太太挤上前来。

“呀，徐太太。”金太太笑着，过来招呼。

“金太太好。”璧人礼貌地回应。

“你看看我的眼睛，有何变化？”金太太贴近璧人。

璧人细看，惊讶：“你开了双眼皮？”

“还做了眼部抽脂呢。”金太太掩嘴笑，随后踌躇满志地讲，“人往高处走嘛，什么时候都要将自己打扮得美美的才行，你看我们二楼的李太太，随意邈邈，日日蓬头垢面，果不其然，不止一次被我看到李先生带着年轻貌美的姑娘上街。”

璧人最不喜欢张家长李家短，只得赔笑。

金太太又说：“不过自家男人也得看看牢才行，外头那些蝴蝶五彩斑斓的，躲在花朵里，有几个男人能抵住诱惑？我们要时刻提防，软硬兼施，备好蜜汤与皮鞭。”

听说迪拜的婚姻不同一般：如果丈夫发现妻子有不良习惯，可

先拒绝与其同房，如还不改，可适度进行鞭挞。

这边反之。

璧人心底失笑，连连敷衍地应：“是、是、是。”

课程日终，非非终于跟着一帮孩童从里头出来。

璧人借机向金太太告辞。

她牵着非非走去停车场开车回家。

璧人觉得：婚姻的底线就是忠诚与信任，若对另一半日日疑神疑鬼，杯弓蛇影，草木皆兵，那还在一起作甚？

所以，自己对相濡以沫十个年头的徐君生百分之百的忠心，百分之百的相信。

天气炎热，晚餐，璧人弄了可口的凉拌木耳，炒了两个蔬菜，蒸了条鲈鱼，也听母亲的话，煲了鲜荷叶冬瓜汤，简简单单、清清爽爽的一餐。

非非从屋里出来：“妈妈，我饿。”

璧人看看墙上时钟，今日君生回来得有些晚。

她取出刚洗好的樱桃番茄递给非非：“非非乖，你先垫垫肚子，爸爸马上就回来。”

必须等到男主人回来才能开饭。

这是徐家的家训。

非非捧着番茄爬到窗口处的沙发上吃，小小脑袋向外头俯瞰，她希冀快些看到父亲的身影。

璧人又到厨房忙碌。

外头“砰”一声。

璧人惊一下，即刻出去看。

是非非手中的果盆摔在地上，番茄滚了一地。

“非非，别趴在窗口，这样危险。”璧人将非非从窗边抱走。

璧人拾起番茄，见非非坐在一边一语不发。

“非非。”璧人喊一声。

非非没应答。

璧人疑惑，这孩子为何忽然这般沉默？

此时，手机响起。

璧人接听，那头是君生。

“璧人，今日加班，我会晚回来。”

“好，晚上开车注意安全。”

璧人挂断电话，催促非非洗手用餐。

饭中，璧人准备替自己再添一碗饭。

面前的非非忽然开口：“妈妈，你也不稍微节制一下？”

“什么？”璧人不明所以。

“你看看这些年，你的身材走样成什么样子？似只鸭梨，毫无身段，晚餐还要吃两大碗。”

璧人气结，这个丫头今日还嫌弃起自己来。

“生你之前，我才45公斤。”璧人双手插在腰间。

“别将责任推卸到我身上，又不是我求着你生我。”非非吃完最后一口饭，起身进屋。

璧人气到再吐不出一句话。

怀孕。

女人只有挚爱这个男人，才会愿意替他生孩子。

原本鸡蛋大的子宫膨胀到一个篮球大，骨盆变宽，生完孩子后就回不到从前。

那些雀斑、妊娠纹已是小事，你要喂母乳，断奶后，胸部松弛下坠，再无美感。

可是非非说得是，不能将全部责任归咎到这件事情上去。

是自己放纵，才让腰间肥肉横生，整张脸似气球般涨大。

沐浴完，璧人看着镜中的自己，哪还有年轻时的玲珑。手粗腿粗，五短身材，小腹还似有孕三个月的模样，唉，现在细细地看，真有些惨不忍睹。

是该注意了。

已是午夜，徐君生未归。

璧人没有打电话给他，因为君生最厌恶在工作时被人打扰，她时刻谨记这一条。

璧人开着灯睡。

一觉醒来，灯依然明亮，而窗外天空已微微泛白。

呀，昨夜君生一夜未归，在单位加班，通宵达旦。

璧人惻然。

养家不易。

她起身，替君生取了干净的衬衣装起来。

此前君生熬了通宵，第二日就要她送身干净的衣裳去，他很忙，没空再赶回来更换。

璧人也谨记。

晨起，母女二人吃好早餐后，璧人将非非送至学校。

之后，给君生送衬衣。

酒店停车库李伯早已与她熟稔。

一见她的车子进来，李伯即刻拉开窗子招呼：“徐太太来啦。”

璧人也按下车窗笑着挥挥手：“李伯早啊。”

停好车子，璧人走进电梯直奔十四楼。

一组人员熬夜，想必今日一定精神萎靡，璧人又贴心地提了咖啡过去。

璧人记性好：军要黑咖，丽要摩卡，吴要美式，君生当然最爱蓝山。

到楼层，推门进去。

咦，人呢？

整间办公室空空荡荡。

璧人正打算给君生去电话，身后有一男一女的谈笑声正在渐渐趋近。

璧人回头。

只见君生与一名陌生美女聊得开怀。

“君生。”璧人唤。

一见璧人，徐君生意外，下意识与那名女子分开一定距离。

“你怎么来了？”他又两步并一步上来，一脸不满地问。

那名女子也直直钻进了办公室里，招呼也不打，连最基本的礼貌也无。

“我来替你送衬衫。”璧人将袋子递上。

“好。”君生催促，“送到了就早些回去。”

“那位小姐是谁？”璧人拉着君生问，“好似新来的，从前没有见过。”

“是，她是新来的秘书琳达。”

“昨晚你是与她在加班？”璧人怯怯，“小吴他们呢？”

“其他组员均在总公司培训，昨晚我有要紧文件要赶，琳达特意留下帮我，我们在办公室熬了一宿，刚刚才有空去趟员工餐厅用餐，你还想晓得什么？”徐君生怒。

“不，不，君生，你不要生气，”璧人解释，“我没有任何意思。”

“好了，快些回去，下次不给你电话，不用再特意送衬衫来，”君生蹙眉，“还有，记得出门时整理下自己的头发，乱哄哄，似堆杂草一样，全无个人形象。”

君生进办公室。

璧人颓然。

回到停车库，璧人将咖啡赠予李伯。

“李伯，请你的朋友品尝。”璧人微微笑。

“呀，多谢徐太太。”李伯笑着接过。

璧人同他告别，又开车子出去。

刚刚君生的口气很是厌恶。

是的，是厌恶。

璧人望着后视镜中的自己，伸手试图抚平毛糙的发。

“你啊你，我梳不梳都是一副样子。”她喃喃。

脑海里又出现那个与君生并肩站的琳达——一身职业套装，头发盘起，干净利落的美丽。

再看看自己？

唉。

后有车子按喇叭，璧人回神，面前的绿灯已亮，她踩上油门，加速向前。

璧人找了一家理发店停下。

当然是弄头发。

一直以来，她最在乎君生对她的评价。

如今，君生嫌弃她的头发。

她当然要立刻做出改变。

店员问她想要怎样的造型。

璧人不好意思地答：“你看看什么样的造型适合我？抱歉，我已经几年没有进过理发店了。”

店员笑着点点头。

他替璧人做了柔顺，发尾微卷，剪了斜刘海。

鼓捣好后，秀发顺滑、光亮不算，璧人也添了几分娇美。

璧人满意，即刻付账离去。

一路上，璧人一直在猜测徐君生看到自己后的各种反应。

他一定大吃一惊，之后赞美一番。

她偷偷发笑。

买好晚饭的原材料，璧人接上非非返家。

非非坐在后座上将她深深打量。

“妈妈你弄头发了？”非非问。

“是，好不好看？”璧人愉快地反问。